

principles become
 not European are
 without a religion. I
 maintain an orderly,
 & so many centuries
 a world has been
 in the Chinese does
 lived that in the p
 doesn't consist in
 'prudence' in the
 view, in conviction
 seeking any reward,
 & for a paradise;

傅雷著译全书

第四卷

三十一、坦白、诚实、宽容、爱
 心、谦卑、不是消沉的、是时的、
 家庭、朋友、社会、读书等、
 一、使白、信、的、才、天、日、已、
 正、不、好、不、留、家、夜、坐、活、
 就、或、是、教、候、八、可、再、活、一、
 但、即、也、是、此、道、者、之、感、性、
 的、智、能、之、至、了、。做、人、是、智、
 再、说、一、遍、，别、误、会、开、的、理、

傅雷著译全书

第四卷

傅敏 主编

 上海遠東出版社



傅雷在庐山牯岭边养病修改《欧也妮·葛朗台》译稿
(一九四八年八月)



傅雷夫妇在庐山牯岭寓所 (一九四八年八月)

亞爾培·薩伐龍

巴爾扎克著
傅雷譯



巴尔扎克《亚尔培·萨伐龙》初版本封面(书名题签系傅雷墨迹)
(一九四六年五月骆驼书店版)



文 北 州 已 香 香 香
 文 北 州 已 香 香 香
 店 發 經 理 香 香 香
 上 海 文 藝 出 版 社
 經 售 處
 1955 年 5 月 第 一 版
 (一—四〇〇〇)

H. de Babzac:
Albert Savaron

[illegible]

一八四二年五月 巴黎
一九四四年二月譯竣

巴尔扎克《亚尔培·萨伐龙》初版本版权页
(一九四六年五月骆驼书店版)

歐也妮·葛朗台

巴爾扎克著
雷譯

生活·讀書·新知聯合發行

巴尔扎克《欧也妮·葛朗台》初版本封面（书名题签系黄宾虹墨迹）
（一九四九年六月三联版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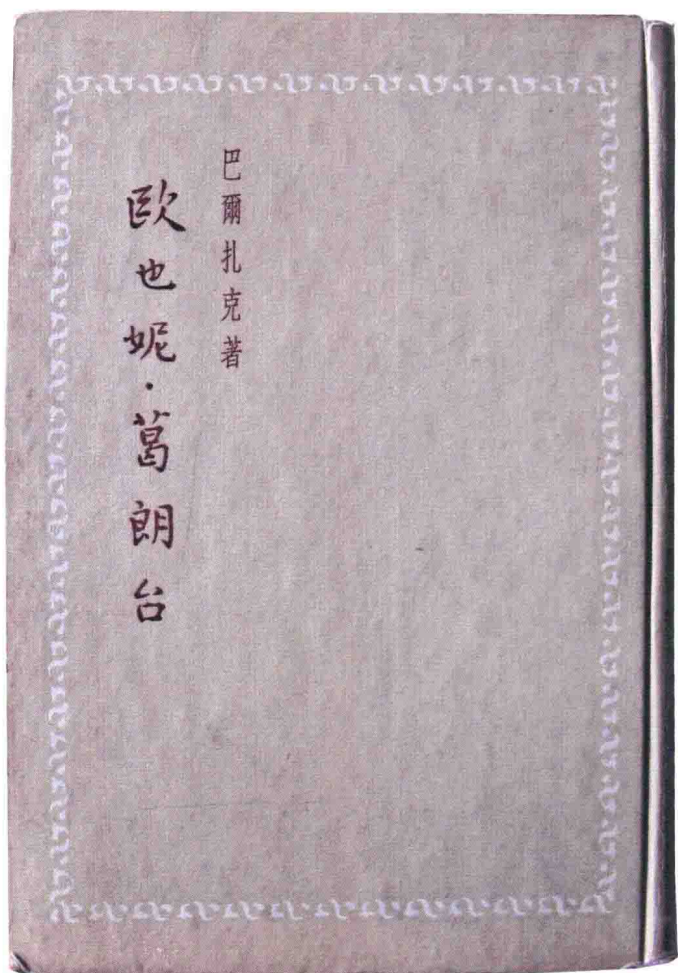
台朗葛·妮也歐

著者 翻譯者 發行者 基本定價 出版期 印刷者

巴爾扎克
傅雷
生活·讀書·新知
上海聯合發行所
十一元一角
外埠酌加郵運費
一九四九年六月三聯初版
國光印書局
上海大沽路八三弄四號

版權所有★不准翻印

巴尔扎克《欧也妮·葛朗台》初版本版权页
(一九四九年六月三联版)



巴尔扎克《欧也妮·葛朗台》据平明版重印(书名题签系傅雷墨迹)
(一九五四年人文版)

第四卷出版说明

本卷收辑傅译巴尔扎克《亚尔培·萨伐龙》和《欧也妮·葛朗台》。按照巴尔扎克生前手订《人间喜剧》总目，分别属于“风俗研究篇”的“私人生活栏”和“内地生活栏”。

《亚尔培·萨伐龙》为傅雷先生翻译巴尔扎克的试笔，译竣于一九四四年二月，由上海骆驼书店于一九四六年五月出版。此为先生早年译稿，实已放弃，生前从未再版。

《欧也妮·葛朗台》译竣于一九四八年八月，由三联书店于一九四九年六月出版。一九五三年由平明出版社重排出版，可能略有改动。

上述译著，现均据安徽文艺出版社《傅雷译文集》第一卷和第二卷，辽宁教育出版社《傅雷全集》第一卷和第二卷，以及江苏文艺出版社《傅译巴尔扎克代表作（二）——欧也妮·葛朗台》二〇一一年版校订排印。

本卷目录

第四卷出版说明

巴尔扎克

亚尔培·萨伐龙 / 1

欧也妮·葛朗台 / 127

巴尔扎克
亚尔培·萨伐龙

Honoré de Balzac
ALBERT SAVARUS

在王政时代，特·华德维男爵夫人的府第，是勃尚松总主教来往而颇有感情的几处沙龙之一。这位太太，简括一句，算得勃尚松妇女界顶有势力的人物。

特·华德维先生是大名鼎鼎的华德维的侄孙。那位过去的华德维又是杀人犯和叛教徒中最幸福最显赫的一个，古古怪怪的轶事，讲起来未免太偏于掌故了。叔祖是捣乱得厉害，侄孙却安静到极点。在贡台这一郡里过着蛀虫在板壁里那样的生活之后，他娶了望族特·吕泼家的独养女儿。特·吕泼小姐把年收二万法郎的田产，和华德维岁入一万法郎的不动产联合了起来。瑞士贵族的盾徽，（华德维祖籍是瑞士），给嵌入特·吕泼家老盾徽的中心。这件从一八〇二年就决定的婚事，直到一八一五年第二王政时代以后才履行^①。特·华德维夫人生下一个女儿三年之后，母家的祖父母辈全都下世，遗产清算完了。华德维家便把老屋出卖，搬进州公署街特·吕泼家美丽的府第，大花园一直伸展到石梯街那边。华夫人在家时是虔诚的姑娘，婚后更其来得虔诚了。她是居士会里女后之一，这个社团给勃尚松的高等社会蒙上一副阴沉的面貌，一派假贞节的态度，跟这个城的性格正好调和。

特·华德维男爵先生是一个枯索的男人，没精打采的，迟钝

① 史家称法国大革命后拿翁失败波旁王族复政时期为王政时代：一八一四至一八一五年六月为第一王政时代；一八一五年七月至一八三〇年为第二王政时代。

的,好像疲乏已极,可不知给什么弄乏了的,因为他有的是颀预愚昧的福气;但因他的太太是一个头发金褐色的女子,性格的冷酷变成了话柄(“像华德维太太一样的尖刻”这句话,至今还有人说),所以司法界里几个爱打趣的便说,男爵是给这块岩石弄乏了的。吕泼这个字,在拉丁文里的语源,确是岩石的意思。一般观察社会深刻的人,定会注意到洛萨莉是华德维和特·吕泼两家联姻后唯一的结晶品。

特·华德维先生的生活,消磨在一所富丽的车床工场里,整天的车磨着。补充这生活的,是他欢喜集藏的脾气。一般研究疯狂的哲学家医生,认为这种收藏癖集中在零星小件上时,即是精神失常的初步。华德维男爵搜罗贝壳,昆虫,和勃尚松地区的地质断片。有些好持异议的人,尤其是妇女,提到特·华德维先生时总说:“他真高尚呀!”从初婚起他就看到不能制胜妻子,便专心于机械的工作和讲究的饮食了。

特·吕泼的府第不乏相当的豪华,堪和路易十六的壮丽匹配,显出一八一五年上两大世家混合起来的贵族气息。府内闪耀着一种古老的奢华,够得上古董的资格。雕成树叶形的水晶挂灯,中国绸缎,大马士革的绫罗,地毯,金漆的家具,一切都跟古老的号衣古老的仆役调和。虽然用的餐具是家传的黝黑的银器,餐桌正中放着大玻璃盆,四面围着萨克司出品的瓷器,肴饌却精美非常。华德维先生为了消遣和调剂生活起见,躬自做厨房与酒窖的提调,他挑选的酒,在一州里颇负盛名。特·华德维夫人的财产是很重要的,因为她丈夫的一份,只是露克赛的田地,岁入一万法郎左右,从没增加过一笔遗产。毋须特别提的,

是特·华德维夫人和总主教间亲密的交情，使她府上常有教区里三四位优秀的有风趣的神甫出入，都不讨厌吃喝。

一八三四年九月初，在不知为了什么大庆而举行的一次盛宴中，正当太太们团团围在客厅炉架前面，先生们一组组的站在窗框前面时，仆役忽然通报特·葛朗赛神甫来到，他一出现，全场便起了一阵欢呼。

“唔，喂！那件官司呢？”有人对他嚷着。

“赢了！”这位副主教回答。“我们本已绝望的法院判决，您知道为什么……”

这句话是指一八三〇年以后的法院组织，正统派几已全部辞职。

“判决书宣告我们全盘胜诉，把初审的判决变更了。”

“大家以为你们是输定了呢。”

“没有我，的确输定了。我把我们的律师打发到了巴黎去，正当要上庭交手的时候，我找到一个新律师，靠了他才打赢了，一个了不起的人物……”

“在勃尚松吗？”特·华德维先生天真地发问。

“在勃尚松，”特·葛朗赛神甫回答。

“啊！不错，是萨伐龙，”坐在男爵夫人近旁的一位俊俏的青年，名叫特·苏拉的说。

“他化了五六夜功夫，吞下那些文件那些案卷；跟我商议了七八次，每次都是好几小时，”特·葛朗赛神甫——他从二十天以来还是初次在特·吕泼府上露面呢——接下去说，“终于，萨伐龙先生把我们的敌人从巴黎请来的名律师完全打败了。这个

青年人真是奇妙，据推事们说。这样，僧侣会获得了双重的胜利。第一它在法律上得胜了，第二它战胜了市政府的辩护人，就是在政治上战胜了自由主义。我们的律师说：“我们的敌人不该以为毁坏总主教区的利益会到处受人欢迎……”庭长不得不迫令听众默静。所有的勃尚松人都拍手叫好。于是旧修道院的房产，仍归勃尚松大寺的僧侣会管理。萨伐龙先生并且在离开法院时邀请他的巴黎同僚吃饭。那位同僚接受之下，对他说：“谁得胜，谁荣耀呀！”还毫无怨恨地祝贺他的胜利。”

“您从哪儿觅来这个律师呢？”特·华德维夫人问。“我从没听人提过这名字。”

“可是您从这里就可望见他的窗子，”副主教回答。“萨伐龙先生住在石梯街，他的花园跟府上只隔一堵墙。”

“他不是贡台郡人，”特·华德维先生说。

“他什么地方的色彩都没有，简直不知是哪儿人，”特·夏洪戈夫人说。

“那末他是什么呢？”特·华德维夫人说着，一边挽着特·苏拉先生的胳膊向餐室走去。“假如他是外乡人，什么机缘会使他定居在勃尚松？在一个律师，这真是挺古怪的念头。”

“挺古怪的念头！”年轻的阿曼台·特·苏拉应声说。

如今少不得要叙述一番这位特·苏拉的身世，才能令人明白这件故事。

历来法国和英国交换着一些虚浮的风气，因为连铁面无情的海关也阻拦不住，所以愈加持续不断。我们在巴黎称为英国式的时髦，在伦敦称为法国式，反过来也是如此。两个民族的敌

忤，在两点上是消灭了，一是言语问题，二是服装问题。《神佑吾王》那支英国国歌，原是吕利^①替哀斯旦或阿太莉的合唱部分谱的音乐。英国女子穿到巴黎来的裙撑^②，是一个法国女子在伦敦发明的，就是那有名的朴茨茅斯公爵夫人，发明的经过大家知道；起先，人们把这裙撑当作笑柄，甚至第一个英国女子初次在蒂勒黎御园前面出现时，几乎被群众挤死；可是裙撑终究被接受了。这个风气控制了欧洲妇女有半世纪。一八一五年法国和列国讲和时，大家把英国的低腰身衣服嘲笑了一年，全巴黎的人都去瞧卜蒂哀与勃吕奈演出的《可笑的英国妇人》；但一八一六和一七年，法国女子的腰身，从一八一四年的紧扣乳房起，逐渐下降，直到显出腰部轮廓为止。近十年，英国又送了我们两件语言学上的小礼物。来源不甚清白的“纨绔子弟”这名词^③，原已化出三个后身：怪物，妙人，漂亮哥儿；它们却被英文里的“花花公子”(Dandy)和“狮子”(Lion)先后代替了去。狮子可并不连带产生“母狮”之名。母狮是从阿弗莱·特·缪塞有名的诗句里来的：“您曾否在巴塞龙那瞧见……那是我的情妇我的母狮。”在这两个名词和这两种主要观念之间，曾经有过一番融和，或者有过一番混淆，要是您爱这么说。胡闹也好，杰作也好，巴黎都尽多尽少吞得了；只消一桩胡闹的事叫巴黎人开怀之后，要外省人不来染指是不容易的。所以当“狮子”披着长发，挂着胡须，穿着

① 系法国十七世纪音乐家。

② 系十八世纪欧洲妇女用鲸鱼骨做的圆形架子，束在腰部，再穿裙子，使裙的外形特别饱满圆满。

③ petits-maitres 一词，原指一度与波旁家争王位的公蒂亲王的党徒。